

经史子集

四庫禁書精華

李惠林

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

四库禁书精华

夏于全 齐豫生 主编

第十八卷

吉林摄影出版社

四库禁书精华

第十八卷书目

五色石	(1)
世无匹	(95)
满汉斗	(171)
阴阳斗	(195)
聚仙亭	(237)
顺治过江全传	(263)
快士传	(321)

第十八卷目录

五色石

- | | |
|--|--|
| 卷之一 二桥春
假相如巧骗老王孙
活云华终配真才士 …………… (3) | 卷之四 续箕裘
吉家姑捣鬼感亲兄
庆藩子失王得生父 …………… (47) |
| 卷之二 双雕庆
仇夫人能回狮子吼
成公子重庆凤毛新 …………… (18) | 卷之六 选琴瑟
三会审辨出李和桃
两纳聘方成秦与晋 …………… (59) |
| 卷之三 朱履佛
去和尚偷开月下门
来御史自鞫井中案 …………… (27) | 卷之七 虎豹变
撰哀文神医善用药
设大誓败子猛回头 …………… (70) |
| 卷之四 白钩仙
投崖女捐生却得生
脱梏囚赠死是起死 …………… (37) | 卷之八 凤鸾飞
女和郎各扮一青衣
奴与婢并受两丹诏 …………… (81) |

世无匹

- | | |
|--|--|
| 世无匹题辞 …………… (97) | 刘天相杆下亡身 …………… (110) |
| 第一回 摘槟榔老姑露口
操子母畜汉劳心 …………… (97) | 第五回 救饥溺暗里赠多金
为朋友热心得奇祸 …………… (115) |
| 第二回 多情怜白面，干白虹潦倒
醉乡贱价买黄金，
金守溪浮沉利海 …………… (101) | 第六回 三司设计救危难，
豪杰遭刑万金荐友
入风云，奸雄得路 …………… (120) |
| 第三回 花烛下气倒丈人峰
风雪途误识奸雄面 …………… (106) | 第七回 谋客货计赚井中人
露官银屈遭盆下狱 …………… (124) |
| 第四回 患难临头，陈与权雪
中遇侠冤家狭路， | 第八回 桃花马陌上聘佳人
玉洞轩垆头醉才子 …………… (129) |

- | | |
|---|--|
| 第九回 恶衙蠢坑人，穷秀才望门
堕泪贤闺女矢志，
侠丈夫飞垣救人…………… (133) | 第十三回 认假成真，舅舅甥甥
弄成活鬼道真还假，
擒擒纵纵算就深机…………… (151) |
| 第十回 逃灾难举目无亲
救无辜挺身代辟…………… (138) | 第十四回 授居停一女报德
投山左万里寻亲…………… (156) |
| 第十一回 闹公堂村夫殉义
占田产恩妇离家…………… (142) | 第十五回 临清驿气杀癞头官
大同府喜遇知心友…………… (160) |
| 第十二回 两头脱空，负心人忒
煞欺心一计收罗，
长舌妇偏生饶舌…………… (147) | 第十六回 恩怨分明，贤太守挂
冠归去贤奸报复，
小翰林衣锦还乡…………… (165) |

满 汉 斗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因荒旱赴京谋干
良乡县霸道抢亲…………… (173) | 第五回 奔北京拦舆喊冤
遇救星死中求活…………… (183) |
| 第二回 春红放走二难女
奉旨闾边访民情…………… (175) | 第六回 刘同成大闹夜府
审命案二次私访…………… (185) |
| 第三回 良乡县刘公私访
拜义父二女闹堂…………… (178) | 第七回 访实情计诓阎丁
刘同成华凤搭救…………… (188) |
| 第四回 闹公堂相爷坐狱
南牢内兄弟相逢…………… (180) | 第八回 东阁怒铡夜阁老
大报冤仇受皇封…………… (190) |

阴 阳 斗

- | | |
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序…………… (197) | 任佳人教施异术…………… (204) |
| 第一回 荡魔山戒刀成形
隐朝歌贤士卖卜…………… (197) | 第五回 传解法孝子离灾
依妙术慈母会子…………… (206) |
| 第二回 通神卜判断无差
验先天死生有数…………… (199) | 第六回 还卦资母子酬恩
疑筮术主仆推详…………… (208) |
| 第三回 触天怒柔物降生
明道术佳人决断…………… (201) | 第七回 试卜爻偶得凶信
特求救别有生机…………… (211) |
| 第四回 石婆子求救孤儿 | 第八回 石婆子道漏教机 |

- | | | | |
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九回 | 桃花女泄传神咒…………… (213) | 第十三回 | 邪斗正神圣无私
真赢假阴阳有准…………… (225) |
| | 求搭救彭剪添寿
愤破卦周乾生嗔…………… (215) | 第十四回 | 桃花女以法破法
周国公陷害被害…………… (228) |
| 第十回 | 骗亲事欺瞒诈就
误中计强逼聘成…………… (218) | 第十五回 | 桃花三解天罡法
周乾再布压魔谋…………… (230) |
| 第十一回 | 恼婚姻需索聘物
请凶煞中毒施谋…………… (220) | 第十六回 | 困名疆阴阳斗智
识本来二圣还原…………… (233) |
| 第十二回 | 明陷阱豫图解脱
知后事先泄玄机…………… (223) | | |

聚 仙 亭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谢公子郊外遇友
袁柳庄风鉴惊人…………… (239) | 第六回 | 真才子扬州投书坦腹东床
假佳人花园觅偶私效鸾凤…………… (250) |
| 第二回 | 海滩边遇怪物借花烛
聚仙亭揭封皮走妖魔…………… (241) | 第七回 | 天师遣将花园捉怪
谢廷途路山林遇妖…………… (253) |
| 第三回 | 设奸计刘氏投井
请赴席自身殒命…………… (243) | 第八回 | 刘从虎骗诱贞妇身正法
夏太师举荐秀才招附马…………… (255) |
| 第四回 | 侠士探监淮安府
天师巡察城里妖…………… (246) | 第九回 | 公主被妖摄去中毒
太后设计赚哄打印…………… (258) |
| 第五回 | 审冤情请天将灭除妖怪
识英才代甥女愿作冰人…………… (248) | 第十回 | 圣母灭五毒讨封赴仙阙
谢廷毕婚姻衣锦大团圆…………… (260) |

顺 治 过 江 全 传

- | | | | |
|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------|--------------------|
| 第一回 | 玉清帝金阙临朝…………… (265) | 第八回 | 督帅兵掠东光县…………… (281) |
| 第二回 | 蚩尤旗见天垂象…………… (266) | 第九回 | 朱之冯宣府捐躯…………… (284) |
| 第三回 | 李十戈祸延夫妇…………… (269) | 第十回 | 张真人祈禳妖孽…………… (287) |
| 第四回 | 李自成试技夸人…………… (272) | 第十一回 | 殉社稷帝后同崩…………… (289) |
| 第五回 | 李公子发粟赈济…………… (274) | 第十二回 | 忠烈捐生殉圣主…………… (292) |
| 第六回 | 宋孩儿杀身献秘…………… (277) | 第十三回 | 众裙钗奇遭惨辱…………… (295) |
| 第七回 | 张献忠惨屠西楚…………… (279) | 第十四回 | 公主梦先皇杀贼…………… (300) |

- 第十五回 清虚殿二宿还宫…… (302) 第十九回 方直指计斩伪官…… (312)
第十六回 李自成梦里惊魂…… (304) 第二十回 洛抚院固守淮城…… (315)
第十七回 李自成遣将招降…… (306) 第二十一回 吴将军力擒闯贼…… (317)
第十八回 李自成大败西奔…… (309) 第二十二回 张真人建醮酬天…… (319)

快 士 传

- 第一卷 富家翁百计磨豪杰
空门衲一饭结英雄…… (323)
- 第二卷 疏财汉好义订宗盟
总兵官观诗礼文士…… (331)
- 第三卷 书生拾兔惊响马
侠客抽鬃接弹弓…… (338)
- 第四卷 惯负人俗子误身谋
不忘生英雄偿死债…… (344)
- 第五卷 走健卒误拿差役
脱禁犯权借乞儿…… (351)
- 第六卷 赚真砚物归原主
释假贼僧雪冤诬…… (357)
- 第七卷 奸徒乔妆真耳聾
贤官巧辨诈眼瞎…… (362)
- 第八卷 饮寿觞漫题冷暖句
救色妓不动雨云情…… (368)
- 第九卷 竭心力臣忠感鬼神
焚契券友义动官长…… (374)
- 第十卷 公子感恩代请命
府倅遇侠托求仙…… (380)
- 第十一卷 假僧人连累真僧人
真太监引出假太监…… (385)
- 第十二卷 泄愤恨外国草文
善反覆小人花面…… (391)
- 第十三卷 监军忘怨释大罪
学士诘奸省远行…… (396)
- 第十四卷 俊红颜阵上动芳心
侠青楼军中投片札…… (400)
- 第十五卷 守糟糠义让佳丽
慑宦监智遣神偷…… (406)
- 第十六卷 招俊彦少女结良姻
格奸顽快士传佳话…… (411)

五色石

清 笔炼阁主人 著



卷之一 二桥春

假相如巧骗老王孙 活云华终配真才士

黄卷无灵，红颜薄命，从来缺陷难全。却赖如椽彩笔，谱作团圆。纵有玉埋珠掩，翻往事，改成浓艳。休托腕，不信佳人，偏无福份逆天。

右调《恋芳春》

天下才子定当配佳人，佳人定当配才子。然二者相须之殷，往往相遇之疏。绝代娇娃偏遇着庸夫村汉，风流文士偏不遇艳质芳姿。正不知天公何意，偏要如此配合。即如谢幼舆遇了没情趣的女郎，被她投梭折齿；朱淑真遇了不解事的儿夫，终身饮恨，每作诗词必多断肠之句，岂不是从来可恨可惜之事？又如元微之既遇了鸳鸯，偏又乱之而不能终之，他日托言表兄求见面不可得；王娇娘既遇了申生，两边誓海盟山，究竟不能成其夫妇，似这般决裂分离，又使千百世后读书者代他惋惜。这些往事不堪尽述，如今待在下说一个不折齿的谢幼舆，不断肠的朱淑真，不负心的元微之，不薄命的王娇娘，才子佳人天然配合，一补从来缺陷。这桩佳话其实是动人听。

话说元武宗时，浙江嘉兴府秀水县有个乡绅，姓陶名尚志，号隐斋，甲科出身，历任至福建按察司，只因居官清介，不合时宜，遂罢职归家。中年无子，只生一女，小字含玉，年方二八。生得美丽非常，更兼姿性敏慧，女工之外，诗词翰墨，无所不通。陶公与夫人柳氏爱之如宝，不肯轻易许人，必要才貌和她相当的方与议婚，因

此迟迟未得佳配。陶公性爱清幽，于住宅之后起建园亭一所，以为游咏之地。内中多置花木竹石，曲涧流泉，依仿西湖景致。又于池上筑造双桥，分列东西，以当西湖六桥之二。因名其园，曰双虹圃，取双桥落彩虹之意。这园中景致，真个可羨。正是：

碧水遥看近若空，双桥横梗似双虹。
云峰映射疑天上，台榭参差在镜中。
陶公日常游咏其中，逍遥自得。

时值春光明媚，正与夫人、小姐同在园中游赏，只见管门的家人持帖进禀道：“有武康县黄相公求见。”陶公接帖看时，见写着年侄黄琮名字，便道：“来得好，我正想他。”夫人问道：“这是何人？”陶公道：“此我同年黄有章之子，表字黄苍文。当黄年兄去世之时，此子尚幼。今已长成，读书人样，甚有文誉。我向闻其名，未曾会面。今来拜谒，须索留款。”夫人听说欲留款的，恐他要到园中来，先携着小姐入内去了。陶公即出至前厅，叫请黄相公相见。只见那黄生整衣而入，你道他怎生模样？

丰神隽上，态度安闲。眉宇轩轩，似朝霞孤映；目光炯炯，如明月人怀。昔日叨陪鲤对，美哉玉树临风；今兹趋托龙门，允矣芳兰竟体。不异潘郎掷果返，恍疑洗马渡江来。

陶公见他人物俊雅，满心欢喜，慌忙降阶而迎。相见礼毕，动问寒暄，黄生道：“小侄不幸，怙恃兼失，茕茕无依。久仰老年伯高风，只因带水之隔，不得时杖履。今游学至此，冒叩台擗，敢求老年伯指教。”陶公道：“老夫与令先尊夙称契厚，不意中道弃捐。今见贤侄，如见故人。贤侄天资颖妙，老夫素所敬仰。今更不耻下问，足见虚怀。”黄生道：“小侄初到，舍馆未定，

不识此处附近可有读书之所？必得密迹高斋，以便朝夕趋侍。”陶公道：“贤侄不必别寻寓所，老夫有一小园，颇称幽雅，尽可读书。数日前本地木乡宦之子木长生，因今岁是大比之年，欲假园中肄业，老夫已许诺。今得贤侄到来同坐，更不寂寞。但简褻嘉宾，幸勿见罪。”黄生谢道：“多蒙厚意，只是搅扰不当。”陶公便命家人引着黄家老苍头搬取行李去园中安顿，一面即置酒园中，邀黄生饮宴。黄生来至园中，陶公携着他到处游览。黄生称赞道：“佳园胜致毕备，足见老年伯胸中丘壑。”陶公指着双桥道：“老夫如今中分此二桥，自东桥一边，贤侄与木兄作寓。西桥一边，老夫自坐。但老荆与小女常欲出来游赏，恐有不便，当插竹编篱以间之。”黄生道：“如此最妙。”说话间，家人禀酒席已完，陶公请黄生入席。黄生逊让了一回，然后就坐。饮酒中间，陶公问他曾婚姻否，黄生答说尚未婚娶。陶公叩以诗词文艺，黄生因在父执之前，不敢矜露才华，只略略应对而已。宴罢，陶公便留黄生宿于园内。次日即命园公于双桥中间编篱遮隔，分作两下。只留一小小角门，以通往来。黄生自于东边亭子上做了书室，安坐读书。

不一日，只见陶公同着一个方巾阔服的丑汉到亭子上来，黄生慌忙迎接。叙礼毕，陶公指着那人对黄生道：“此位便是木长生兄。”黄生拱手道：“久仰大名。”木生道：“不知仁兄在此，失具贱柬，异日尚容专拜。”陶公道：“二位既为同学，不必拘此客套。今日叙过，便须互相砥志。老夫早晚当来捧读新篇，刻下有一小事，不及奉陪。”因指着一个小阁向木生道：“木兄竟于此处下榻可也。”说罢，作别去了。二人别过陶公，重复叙坐。黄生看那木生面

庞丑陋，气质粗疏，谈吐之间又甚俚鄙，晓得他是个膏粱子弟，挂名读书的。正是：

面目既可憎，语言又无味。

腹中何所有？一肚腌臢气。

原来那木长生名唤一元，是本学秀才。其父叫做木采，现任江西南赣兵道，最是贪横。一元倚仗父势，夤缘入学，其实一窍未通。向因父亲作宦在外，未曾与他联姻。他闻得陶家含玉小姐美貌，意欲求亲，却怕陶公古怪，又自度人物欠雅，不足动人，故借读书为名，假寓园中，希图入脚。不想先有一个俊俏书生在那里作寓了，一元心上好生不乐。又探得他尚未婚娶，一发着急。当下木家仆人自把书集等物安放小阁中，一元别却黄生，自去阁内安歇。

过了一日，一元到黄生斋头闲耍，只见白粉壁上有诗一首，墨迹未乾，道是：

时时竹里见红泉，殊胜昆明凿汉年。

织女桥边乌鹊起，悉知此地是神仙。

右集唐一绝题双虹圆

一元看了，问是何人所作。黄生道：“是小弟适间随笔写的，不足寓目。”一元极口赞叹，便把来念了又念，牢牢记熟。回到阁中，想道：“我相貌既不及黄苍文，才调又对他不过，不如先下手为强。他方才这诗，陶公尚未见，待我抄他的去送与陶公看，只说是我做的。陶公若爱才，或者不嫌我貌，那时央媒说亲便有望了。”又想道：“他做的诗，我怎好抄得？”却又想道：“他也是抄唐人的，难道我便抄他不得？只是他万一也写去与陶公看，却怎么好？”又想了一回道：“陶公若见了他的诗，问起我来，我只认定自己做的，倒说他是抄袭便了。”算计已定，取幅花笺依样写成，后书“通家侄木一元录呈隐翁老先生教正。”写毕，随即袖了，步至角门边，欲待叩门而

入，却恐黄生知觉，乃转身走出园门，折到大门首，正值陶公送客出来。一元等他送过了客，随后趋进。陶公见了，相揖就坐。问道：“近日新制必多，老夫偶有俗冗，未及请教。今日必有佳篇见示。”一元道：“谗劣下才，专望大海。适偶成一小诗，敢以呈丑，唯求斧政。”袖中取出诗笺，陶公接来看了，大赞道：“如此集唐，真乃天造地设，但恐小园不足当此隆誉。”因问：“敝年侄黄苍文亦有新篇否？”一元便扯谎道：“黄兄制作虽未请教，然此兄最是虚心。自己苦吟不成，见了拙咏，便将吟稿涂落，更不录出，说道：‘兄做就如我做了。’竟把拙咏写在壁上，不住地吟咏。这等虚心朋友，其实难得。”陶公道：“黄生也是高才，如何不肯自做，或者见尊咏太佳，故搁笔耳。虽然如此，老夫毕竟要他自做一首。”说罢，便同着一元步入后园，径至黄生斋中。相见毕，看壁上时，果然写着这首诗。陶公道：“贤侄大才，何不自著佳咏，却只抄录他人之语？”黄生听了，只道说他抄集唐人诗句，乃逊谢道：“小侄非陋，不能自出新裁，故聊以抄袭掩拙。”陶公见说，信道他是抄袭一元的，乃笑道：“下次还须自做为妙。”言讫，作别而去。一元暗喜道：“这番两家错认得好，待我有心再哄他一哄。”便对黄生道：“适间陶公虽说自做为妙，然自做不若集唐之难。把唐人诗东拆一句，西拆一句，凑成一首，要如一手所成，甚不容易。吾兄可再集得一首么？”黄生道：“这何难，待小弟再集一首请教。”遂展纸挥毫，又题一绝道：

闲云潭影日悠悠，别有仙人洞壑幽。

旧识平阳佳丽地，何如得睹此风流。

右集唐一绝再题双虹圆

一元看了，拍手赞叹，便取来贴在壁

上。黄生道：“不要贴罢，陶年伯不喜集唐诗。他才说得过，我又写来粘贴，只道我不虚心。”一元道：“尊咏绝佳，但贴不妨。”黄生见一元要贴，不好揭落得，只得由他贴着。一元回至阁中，又依样录出，后写自己名字。至次日，封付家僮，密送与陶公。陶公见了，又大加称赏。却怪黄生为何独无吟咏，因即步至黄生书室，欲观其所作。相见了，未及开言，却见壁上又粘着此诗，暗想道：“此人空负才名，如何只抄别人的诗，自己不做一句？”心下好生不悦，口中更不复说，只淡淡说了几句闲话，踱进去了。一元这两番脱骗，神出鬼没，正是：

掉谎脱空为妙计，只将冷眼抄他去。

抄人文字未为奇，反说人抄真怪异。

一元此时料得陶公已信其才，便欲遣媒说亲，恐再迟延，露出马脚。却又想道：“向慕小姐美貌，只是未经目睹。前闻园公说，她常要来园中游赏，故编篱遮隔，为何我来了这几时，并不见她出来？我今只到桥上探望，倘若有缘，自然相遇。”自此，时常立在东桥探望西桥动静。

原来小姐连日因母亲有恙，侍奉汤药，无暇窥园。这一日，夫人病愈，小姐得暇，同了侍儿拾翠，来至园中闲步。那拾翠是小姐知心贴意的侍儿，才貌虽不及小姐，却也识字知书，形容端雅。当下随着小姐步至桥边，东瞻西眺，看那繁花竞秀，百卉争妍。不想一元此时正立在东边桥上，望见西桥两个美人临池而立，便悄然走至角门边，舒头探脑地看。拾翠眼快，早已瞧见，忙叫小姐道：“那边有人偷看我们。”小姐抬起头来，只见一个丑汉在那里窥觑，连忙转身，携着拾翠一同进去了。正是：

未与子都逢，那许狂且觑。

却步转身回，桥空人不见。

一元既见小姐，大喜道：“小姐之美，名不虚传。便是那侍儿也十分标致。我若娶了小姐，连这侍儿也是我的了。”随即回家，央了媒妁到陶家议亲。陶公私对夫人道：“前见黄生人物俊雅，且有才名，我颇属意。谁想此人有名无实，两番做诗，都抄了木长生的。那木长生貌便不佳，却倒做得好诗。”夫人道：“有貌无才，不如有才无貌。但恐貌太不佳，女儿心上不乐。婚姻大事，还须详慎。”陶公依言，遂婉复媒人，只说尚容商议。

原来陶公与夫人私议之时，侍儿拾翠在旁一一听得。便到房中一五一十地说与小姐知道。小姐低头不语，拾翠道：“那木生莫非就是前日在桥边偷窥我们的？我看这人面庞粗陋，全无文气，如何老爷说他有才？不知那无才有貌的黄生又是怎样一个人？”小姐道：“这些事只顾说他怎的。”拾翠笑了一声，自走开去了。小姐口虽如此说，心上却放不下。想道：“这是我终身大事，不可造次。若果是前日所见那人，其实不像有才的。爹爹前日说那黄生甚有才名，如何今又说他有名无实？”又想道：“若是才子，动履之间，必多雅致，若果有貌无才，其举动自有一种粗俗之气。待我早晚瞒着丫鬟们，悄然独往后园偷瞧一回，便知端的了。”

过了几日，恰遇陶公他出，后园无人。小姐遣开众丫鬟，连拾翠也不与说知，竟自悄地来到园中。原来这几日木一元因与陶家议亲，不好坐在陶家，托言杭州进香，到西湖上游耍去了。黄生独坐园亭，因见池水澄澈可爱，乃手携书卷，坐于东桥石栏之上，对着波光开书朗诵。小姐方走到西桥，早听得书声清朗，便轻移莲步，密

启角门，潜身张看。只见黄生对着书编吟唔不辍，目不他顾。小姐看了半晌，偶有落花飘向书卷上，黄生仰头而视，小姐恐被他瞧见，即闭上角门，仍回内室。想道：“看这黄生声音朗朗，态度翩翩，不像个没才的。还只怕爹爹失于藻鉴。”想了一回，见桌上有花笺一幅，因题诗一首道：

开卷当风曳短襟，临流倚石发清音。

想携谢眺惊人句，故向桥头搔首吟。

题罢，正欲藏过，却被拾翠走来见了，笑道：“小姐此诗想有所见。”小姐含羞不答。拾翠道：“看此诗所咏，必非前日所见之人。小姐不必瞒我，请试言之。”小姐见她说着了，只得把适间私往园中窥见黄生的话说了一遍。拾翠道：“据此看来，黄生必是妙人，非木家丑物可及。但如今木生倒来求婚，老爷又认他是个才子，意欲许允。所以不即许者，欲窥小姐之意耳。小姐须要自己放出主意。”小姐道：“黄生器宇虽佳，毕竟不知内才如何；木生虽说有才，亦未知虚实。爹爹还该面试二生，以定优劣。”拾翠道：“小姐所见极是。何不竟对老爷说？”小姐道：“此岂女儿家所宜言，只好我和你私议罢了。”正话间，小鬟来说，前厅有报人来报老爷喜信。小姐闻言，便叫拾翠收过诗笺，同至堂前询问。只见夫人正拿报帖在那里看。小姐接来看时，上写道：

兵科乐成一本，为吁恩起废事。奉圣旨：陶尚志着照原官降级调用，该部知道。随经部覆：陶尚志降补江西赣州府军务同知，限即赴任。奉圣旨是。

原来这兵科乐成，号宪之，为人公直，甚有作略，由福建知县行取入科，是陶公旧时属官，向蒙陶公青目，故今特疏题荐。当下陶公闻报，对夫人道：“我已绝意仕进，

不想复有此役。既奉简书，不得不往。但女儿年已长成，婚事未就。黄生既未堪入选，木生前日求婚，我犹豫未决。今我选任赣州，正是他父亲的属官。若他再来说时，不好拒得。”小姐见说起木家婚事，便怏怏地走开去了。夫人道：“据说黄生有貌，木生有才，毕竟不知女儿心上取哪一件？”拾翠便从旁接口道：“窥小姐之意，要请老爷面试二生，必须真正才子，方与议婚。”陶公道：“这也有理，但我凭限严紧，急欲赴任，木生在杭州未归，不及等他，却怎么办？”夫人道：“这不妨，近日算命的说我有些小悔，不该出门。相公若急欲赴任，请先起身，我和女儿随后慢来，待我在家垂帘面试，将二生所作，就付女儿评看何如？”陶公道：“此言极是。”少顷，黄生登堂作贺，陶公便说：“老夫刻期赴任，家眷还不同行，贤侄可仍寓园中，木兄少不得也就来的。”黄生唯唯称谢。陶公择了吉日，束装先到任所去了。

黄生候送了一程，仍回双虹圃。方入园门，遥见隔篱有红妆掩映。黄生悄悄步至篱边窥觑，只见一个美人凭着桥栏，临池而坐。有词一首，单道那临池美人的好处：

天边织女降层霄，凌波香袂飘。谁云洛浦佩难招，游龙今未遑。腰细柳，口樱桃，春山淡淡描。双桥若得当蓝桥，如何贮阿娇？

原来那美人就是含玉小姐，她因父亲匆匆出门，未及收拾园中书集，故特来检点，偶见池中鱼游水面，遂凭栏而观，却不防黄生在篱外偷睛饱看。少顷，拾翠走来叫道：“小姐请进去罢。”小姐方才起身，冉冉而去。黄生看得仔细，想道：“天下有恁般标致女子，就是这侍儿也甚风韵。她

口呼小姐，必是陶年伯令爱。吾闻年伯艰于择婿，令媛尚未字人。像我黄苍文这般才貌，可也难得，如何当面错过！”又想到：“从来佳人必爱才子。方才我便窥见小姐，小姐却未见我。她若见我，自然相爱，可惜被这疏篱遮隔了。不然，我竟闯到她跟前，看她如何？”痴痴地想了一回，便去白粉壁上题诗一首道：

插棘为藩竹作墙，美人咫尺隔苍霜。
东篱本是渊明业，花色还应独取黄。

右题双虹圃疏篱一绝

自此黄生读书之暇，常到篱边窥看。

忽一日，陶家老苍头传夫人之命，请黄生至前堂饮酒，说道：“木相公昨已归家，老夫人今日设宴款他，特请相公一同叙饮。”黄生想道：“此必因陶年伯做了木乡宦的属官，故款其子以致殷勤耳。”便同着苍头来到前堂，恰好木一元也到。相见叙话，一元扬扬得意。原来一元从武陵归，闻陶公做了他父亲属官，欢喜道：“今番去求婚，十拿九稳的了。”及见陶家请酒，认道是好意，故欣然而来。堂中已排列酒席，苍头禀道：“老爷不在家，没人作主，便请二位相公入席，休嫌简褻。”一元道：“你老爷荣行，我因出外未及候送，今反造扰，何以克当？”黄生道：“恭敬不如从命，小弟代敝年伯奉陪。”一元道：“兄是远客，还该上坐。”两个逊了一回，大家序齿，毕竟一元僭了。酒至半酣，忽闻里边传命，教将堂帘垂下，老夫人出来也。黄生不知何意，一元却认是要相他做女婿，只把眼瞪着帘内，妆出许多假风流身段，着实难看。正做得高兴，只见苍头捧着文房四宝，送到席上道：“夫人说，双虹小圃未得名人题咏，敢求二位相公各制新词一首，为园亭生色，万祈勿吝珠玉。”一元听罢，惊得呆

了。一时无措，只支吾道：“题词不难，只是不敢以醉笔应命，且待明日做了送来罢。”黄生笑道：“饮酒赋诗，名人韵事，木兄何必过谦。况伯母之命，岂可有违。待小弟先著俚词，抛砖引玉。”说罢，展纸挥毫，不假思索，题成《忆秦娥》词一首：

芳园僻，六桥风景三之一。三之一，移来此地，更饶幽色。漫夸十里波光碧，何如侧足双桥立。双桥立，蟠虹绕处，如逢彩石。

一元见黄生顷刻成章，愈加着急。没奈何，只得也勉强握管构思，却设想一头处。苍头一面先将黄生题词送进去了。须臾，出来说道：“夫人见词，极其称赏。今专候木相公佳制，以成双美。”一元急得肠断，攒眉侧脑，含毫苦吟，争奈一个字也不肯到笔下来。正是：

耳热头疼面又赤，吮得枯唇都是墨。

髭须捻断两三茎，此处无文抄不得。

一元正无奈何，只见苍头又来说道：“夫人说，圃中东西二桥，今我家与二位相公各分其半，乞更以半圃为题，即景题词一首。”一元见一词未成，又出一题，吓得目瞪口呆，连应答也应答不出了。黄生却不慌不忙，取过纸笔，立地又成一词，仍用前调：

银河畔，牛郎织女东西判。东西判，平分碧落，中流隔断。等闲未许乘槎泛，何时得赐仙桥便。仙桥便，佳期七夕，终须相见。

黄生写完，问道：“木兄佳作曾完否？请一发做了第二题。”一元料想挣扎不出什么来，乃佯作醉态，掷笔卷纸道：“拙作已完，但甚潦草，尚欲细改，另日请教。”苍头还在旁催促道：“老夫人立候，便请录出罢。”倒是黄生见不像样，对苍头道：“你

先把我的送进去，木相公已醉，只好明日补做了。”一元便起身告辞，假做踉跄之状，叫家人扶着去了。黄生亦传言致谢了夫人，自回双虹圃中。夫人命苍头送茶来，黄生问道：“夫人见我题词，果然怎么说？”苍头道：“题目便是夫人出的，文字却是小姐看的。”黄生惊喜道：“原来你家小姐这等聪明。”苍头笑道：“相公可知，夫人今日此举正为小姐哩。前日本相公曾央媒来议亲，故今日面试他的文才，不想一字不成，夫人好生不乐，只称赞相公大才。”黄生听说，不觉大喜。正要细问，却因苍头有别事，匆匆去了。黄生想道：“木家求婚的倒不成，我不求婚的倒有些意思。这两首词就是我定婚的符帖了。”便将两词写在壁上，自吟自咏道：“银河织女之句，暗合道妙，岂非天缘？”想到妙处，手舞足蹈。

不说黄生欢喜，且说木一元回家，懊恨道：“今日哪里说起，弄出这个戏文来！若是老夫人要面试真才，方许亲事，却不到被小黄得了便宜去。”想了一想道：“有了，我索性假到底罢。明日去抄了小黄的词，认做自己制作，连夜赶到江西，面送与陶公看。说他夫人在家垂帘面试，我即席做成的，他自然准信。一面再要父亲央媒去说，他是属官，不怕不从。既聘定了，便是夫人到对出真假，也只索罢了。妙计，妙计！”次日，便往双虹圃中。黄生正在那里吟味这两词，见了一元，拱手道：“木兄佳作，想已录出，正要拜读。”一元道：“珠玉在前，小弟怎敢效颦。昨因酒醉，未及细读佳章，今日特来请教。”黄生指着壁上道：“拙作不堪，幸赐教正。”一元看了，一头赞叹，一头便把笔来抄录，连前日写在壁上的这首疏篱绝句也都抄了。黄生道：“俚语抄他则什？”一元道：“正要抄

去细读。”又见黄生有一本诗稿在案头，便也取来袖了。黄生道：“这使不得。”一元道：“小弟虽看不出，吾兄幸勿吝教。捧读过了，即当奉还。”说罢，作别回家，欢喜道：“不但抄了诗词，连诗稿也被我取来。我今都抄去哄骗陶公，不怕他不信。”遂将两词一绝句写在两幅花笺上，诗稿也依样抄眷一本，都写了自己名姓。打点停当，即日起身，赴江西去了。正是：

一骗再骗，随机应变。

妙弄虚头，脱空手段。

却说夫人面试二生优劣已定，正要到任所对陶公说知，商量与黄生联姻，不意身子偶染一病，耽延月余方才平复，因此还在家中养病。

小姐见黄生题词，十分赞赏。侍儿拾翠道：“前日夫人面试之时，拾翠曾在帘内偷窥，那黄生果然是个翩翩美少年，正堪与小姐作配。相形之下，愈觉那木生丑陋了。”小姐道：“黄生既有妙才，如何老爷前日说他倒抄了木生的诗？那木生面试出丑，如何前日又偏做得好诗？”拾翠道：“便是，这等可疑，竟去问那黄生，看他怎么说？”小姐沉吟道：“去问也使得，只是勿使人知觉。”拾翠应诺，便私取小姐前日所题诗笺带在身畔，悄地来到后园，开了篱边角门，走过东桥。只见黄生正在桥头闲看，见了拾翠，认得是前番隔篱所见这个侍儿，连忙向前作揖。拾翠回了一礼，只说要亭前采花。黄生随她到亭子上，拾翠采了些花。黄生问道：“小娘子是夫人的侍妾，还是小姐的女伴？”拾翠笑道：“相公问他则什？”黄生道：“小生要问夫人见我题词作何评品？”拾翠道：“尊制绝佳，夫人称羨之极。只是木相公亦能诗之人，如何前日不吟一字？”黄生道：“我与木兄同

坐了这几时，并不曾见他有什吟咏。”拾翠道：“他有题双虹圃的集唐诗二首，送与老爷看，老爷极其称赞。闻说相公这般大才，也甘拜下风。怎说他没什吟咏？”黄生惊道：“哪里说起！”指着壁上道：“这两首集唐诗是小生所作，如何认做他的？”拾翠道：“他说相公并不曾做，只抄录了他的。”黄生跌足道：“畜生这等无耻，怎么抄我诗去哄你老爷，反说我抄他的？怪你老爷前日见了我诗，怏怏不乐，说道不该抄袭他人的。我只道他说不要集唐人旧句，原来却被这畜生脱骗了。他设心不良，欲借此为由，妄议婚姻。若非前日夫人当堂面试，岂不真伪莫分。”拾翠笑道：“当堂面试倒是我小姐的见识，若论老爷，竟被他骗信了。”黄生道：“小姐既有美貌，又有美才，真伪自难逃其明鉴。”拾翠道：“我小姐的美貌，相公何由知之？”黄生笑道：“实不相瞒，前日隔篱遥望，获睹娇姿，便是小娘子的芳容，也曾窃窥过来。若不信时，试看我壁上所题绝句。”拾翠抬头看了壁上诗，笑道：“花色取黄之语，属望不小，只是相公会窃窥小姐，难道小姐偏不会窃窥相公？”黄生喜道：“原来小姐已曾窥我来。她见了我，可有什说？”拾翠道：“她也曾吟诗一首。”黄生忙问道：“诗怎么样的，小娘子可记得？”拾翠道：“记却不记得，诗笺倒偶然带在此。”黄生道：“既带在此，乞即赐观。”拾翠道：“小姐的诗，我怎好私付相公？”黄生央恳再三，拾翠方把诗笺递与。黄生看了大喜道：“诗意清新，班姬、谢蕴不是过也。小生何幸，得邀佳人宠盼。”便又将诗朗吟数过，笑道：“小姐既效东邻之窈，小生愿与东床之选。”拾翠道：“才子佳人，互相心许，夫人亦深许相公才貌，婚姻自可有成。今岁当大比，相公且须专

意功名。”黄生道：“多蒙指教。只是木家这畜生，前日把我诗词诗稿都取了去，近闻他已往江西，只怕又去哄你老爷。况你老爷又是他父亲的属官，万一先许了他亲事，岂不大误。”拾翠道：“这也虑得是，当为夫人言之。”说罢，起身告辞。黄生还要和她叙话，恐被外人撞见，事涉嫌疑，只得珍重而别。

拾翠回见小姐，细述前事。小姐道：“原来木生这等可笑。只是我做的诗，你怎便付与黄生？”拾翠道：“今将有婚姻之约，这诗笺便可为御沟红叶了。但木家恶物窃诗而行，倘又为脱骗之计，诚不可不虑。”小姐道：“奸人假冒脱骗，毕竟露些破绽。老爷作事把细，料不为所惑。夫人病体已痊，即日也要到任所去也。”言未已，丫鬟传说夫人已择定吉期，只在数日内要往江西去了。小姐便与拾翠检点行装，至期随着母亲一同起行。黄生亦谢别了陶老夫人，往杭州等候乡试，不在话下。

却说木一元到江西，见了父亲木采，说知陶家议亲一事。木采道：“这不难。他是我属官，不怕不依我。我闻他与本府推官白素僚谊最厚，我就托白推官为媒。”一元大喜。次日袖了抄写的诗词诗稿，具了名帖，往拜陶公。

且说陶公到任以来，刑清政简，只是本地常有山贼窃发，陶公职任军务，颇费经营，幸得推官白素同心赞助。那白推官号绘庵，江南进士，前任广东知县，升来赣州做节推，也到任未几，为人最有才干。但中年丧妻，未有子嗣，亦只生得一女，名唤碧娃，年将及笄，尚未字人，聪明美丽，与陶小姐仿佛。白公因前任广东，路途遥远，不曾带女儿同行。及升任赣州，便从广东到了江西任所，一面遣人到家接取小

姐，叫她同着保母到赣州来，此时尚未接到。那白公欲为女儿择婿，未得其人，因与陶公相契，常对陶公说：“可惜宾翁也只有令媛，若还有令郎时，我愿将小女为配。”

当日陶公正在白公衙中议事而回，门吏禀说兵道木爷的公子来拜。陶公看了帖，请人后堂，相见叙坐寒温罢，一元把夫人垂帘面试的事从容说及，随将词笺送上。陶公看了，点头称赏。因问黄生那日所作如何，一元便道：“黄生这日未曾脱稿，拙咏却承他谬赏，又抄录在那里了。”陶公不乐道：“黄生美如冠玉，其中无有，单会抄人文字，自己竟做不出。”一元道：“这是他虚心处。他若做出来，自然胜人。都因拙咏太速就了，以致他垂成而辄止。”说罢，又将诗稿一本并绝句一首送上，说道：“这是晚生平日所作，黄兄也曾抄去。今乞老先生教政。”陶公正欲展看，前堂传鼓有要紧公事，请出堂料理。一元起身告别，陶公道：“尊作尚容细读。”别了一元，出堂料理公事毕，至晚退归私署，想道：“人不可貌相，谁知木生倒有此美才，黄生倒这般不济。既经夫人面试优劣，东床从此可定矣。”遂于灯下将一元所送诗词细看，见词中暗寓婚姻会合之意，欣然首肯。及见疏篱绝句，私忖道：“用渊明东篱故事，果然巧合。但花色取黄之语，倒像替黄生做的，是何缘故？”心中疑惑，乃再展那诗稿来看，内有《寓双虹圃有怀》一首，中一联云：

离家百里近，作客一身轻。

陶公道：“他是本地人，如何说离家百里？奇怪了！”再看到后面，又有《自感》一首，中一联云：

蓼莪悲罔极，华黍泣终天。

陶公大笑道：“他尊人现在，何作此语？如